

二〇一七年天象與曆法

余仁傑



時間老人又領引世人先後跨入兩個新年——公元二〇一七年和中華民族傳統曆法（農曆）丁酉年（雞年）。首先在此恭賀諸君新年快樂、萬事勝意。

每年的天象中，最值得關注的是日食與月食，而農曆丁酉年（雞年）中有不少曆法現象不同於往年，更為大眾所關注。為此作簡介如下，以饗讀者。

兩次日食

二〇一七年中，將發生日環食和日全食各一次，但在兩岸四地的中國境內都不能看到。

一次月偏食

年內將發生月偏食一次，日期在八月八日（閏六月十七），兩岸四地都能見到。見食的時刻是初虧一時二十一分，食甚二時二十分（食分零點二五）復圓三時十八分。（以上及下面時刻均為東經一百二十度中國標準時。）

元宵中秋的月圓時刻

農曆正月十五元宵節與八月十五中秋節，更是賞月的傳統節日。那麼，雞年的元宵與中秋之夜月圓程度將如何？

在農曆的每個朔望月中，月亮最圓滿時刻是在「望」時，即日、地、月三個天體最近一直線那一刻（完全成一直線即發生月食）。但「望」的時刻不一定在每月十五，最早可在十四午夜，最遲可出現在十七凌晨，以十六為多十五次之，因此民間有「十五的月亮十六圓」之說。據天文學家計算並預告：雞年元宵「望」的時刻是二月十一日八時三十三分五十九秒，即元宵當晚月亮圓滿；中秋的「望」在十月六日（八月十七）二時四十一分十四秒，因而中秋節當晚月升時間雖早，但還不很圓滿，以第二天晚上觀賞為好。

一月兩新年

二〇一七年一月份有兩個「新年」：一日是公曆元年旦，二十八日是農曆丁酉年正月初一即春節。

中華傳統曆法農曆（又稱夏曆）是種陰陽合曆。「陰」是指其曆月以朔望月為依據，規定朔日為每月初一，「陽」是指其曆年基本合平回歸年。不久前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人類非遺名錄的二十四節氣是中國古代的偉大創造。它是根據視太陽在黃道上的位置確定，其實是陽曆，因而其在公曆中的日期

較為固定。

閏六月

從新年曆本中大家已知道：丁酉年（雞年）是閏年，有閏六月，全年十三個月三百八十四天。

農曆置閏採用閏月制，每兩三年中增加一個閏月，十九年中增加七個閏月（稱「十九年七閏」）。至於何年增加閏月，閏何月，丁酉年為何閏六月？這根據節氣確定。

農曆曆法把二十四節氣分為「節」氣與「中」氣兩大類：從立春開始逢單為「節」。如立春，驚蟄……逢雙為「中」，如雨水，春分……曆法規定農曆每個月份必須含有一個相應的「中」氣，如正月有雨水，二月有春分。如遇上某年某月中只有一個「節」氣而無「中」氣，就定這個月份為它上月的閏月，這個年份便有十三個月，這種狀況十九年中有七次。

丁酉年六月後的一箇月中只有一個「節」氣立秋（閏六月十六）而無「中」氣因而定為閏六月。

雞年兩頭春

從曆本中大家還可知道：農曆丁酉年（雞年）始於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八日（春節），終於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五日（除夕）；而二〇一七年與二〇一八年的立春分別是二月三日，二月四日，這樣雞年的年初與年尾都有立春節氣。民間稱之為「一年兩頭春」。

雞年為何「兩頭春」？就因為年中有個閏六月，全年十三個月三百八十四天，可包含二十五個節氣，年初和年尾就都有立春。農曆凡有閏月的年份都是「一年兩頭春」這是個規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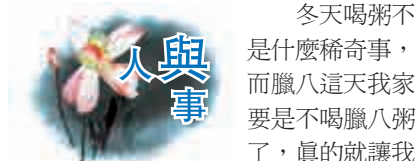
年尾連續三個大月

大家從曆本中還發現：丁酉年（雞年）十三個月份的大小並非都按一大一小間隔排列，如五、六月份連續兩個小月；而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年尾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竟是連續三個大月，即每月都是三十天。這當然不是曆本印錯，那是怎麼回事？

朔望月的平均長度是二十九點五三〇六天，粗想來曆月應一大一小間隔編排，至多連續兩個大月。但實際上每個朔望月也略有長短：冬季的較長，夏季的較短。曆月大小還與朔的時刻有關：因朔日是月初一，如果朔的時間較早，這個月就二十九天，是小月；如果朔的時間遲，或特遲，就成為大月或連續大月，這很罕見。

母親的臘八粥

陸琴華



冬天喝粥不是什麼稀奇事，而臘八這天我家要是不喝臘八粥了，真的就讓我們覺得不可思議，甚至傷心不已。

那次母親的哮喘病很厲害，在莊上的衛生室吃幾粒藥丸，打幾針藥液根本起不了什麼作用。瞧着母親張着大嘴喘氣非常費勁的樣兒，我們姐弟幾個只好把母親送到鄉衛生院。母親在鄉衛生院住了大約七八天，對一直守候在她身旁的父親說：「你回家把那些雞糧拿出來曬一曬。」家裏的那些雞糧就是母親平時積攢的小米、粳米、黃豆、赤小豆等。

那時是大清早，父親朝外一望，一輪紅日已經從東方地平線上冉冉升起，燦爛的陽光透過窗戶照在母親的臉上顯得格外溫暖，她的哮喘已經比住院前輕了不少。母親一日三餐都是在醫院定製的，按理說營養豐富口味適中，有利於病人養病。父親想：是不是母親天天吃醫院的定製飯有些膩了？他一臉疑惑地問還躺在床上的母親：「曬那些雞糧幹什麼？」母親說：「再過幾天就是臘八了，孩子還等着喝臘八粥呢。」如今流行再窮不能窮孩子的說法，那時母親則

認為，再窮，臘八這一天也不能不讓孩子喝臘八粥。

記得有一年，母親蹲在灶口燒柴火給我們熬臘八粥，我們就圍在灶口團團轉，一會兒掀開鍋看看粥熬好了沒有，一會兒從外面找來另外的諸如棍棒之類的柴火讓母親送到灶口。母親見我們找來的柴火大都濕漉漉的不能起火，就伴裝生氣：「再開，我就不熬粥給你們喝了。」我們不罷休，就來到母親身後雙手蒙住母親的兩眼說：「你熬不熬粥，你不熬粥我們就讓你看不見路。」這時母親會暫時閉上眼睛給我們講故事。母親講完那個故事說：「爹娘只能養你小，不能養你老。要吃飯，得流汗。你們往後學學種莊稼過日子吧。」那時我在小學裏讀書，不懂什麼事。可是母親生病住院了，要到臘八了，姐姐就學着母親的樣子把母親平時積攢的臘八粥食材拿出來曬。回到家裏的父親瞧着那些雞糧在陽光下閃閃發光，笑着說：「你媽病肯定又減輕了。」我們就期盼母親早早出院。果真，在臘八到來的那一天，母親出院了，我們一個個歡欣鼓舞，好像母親從來沒有住過院似的。母親見到我們第一句話就是：「我熬臘八粥給你們喝。」那個時候的我們也能像模像樣熬臘八粥了，可是沒有母親的臘八，我們高興不起來，更無心去喝臘八粥。

那次熬臘八粥，母親不僅僅把平時積攢的那些食材全放進了鍋裏，還把一些親朋好友看望她時給的諸如大棗、冰糖等放進了鍋裏一起熬。「臘日常年暖尚遙，今年臘日凍全消。」母親出院那天，一場冷空氣自北向南而下，天更冷了，可是我們喝了母親熬的臘八粥，頓感身子暖和起來，全家人像過年似的，人人臉上都盪漾着歡樂幸福的笑容。

◀臘八粥

網絡圖片



電視台重播芭蕾舞《天鵝湖》，是比較陳舊的劇場版，除了攝影機移動之外，基本原汁原味。現場

還有觀眾的叫好，好像舊時看京劇的人，看到台上演員好功架，也會喝彩一樣。《天鵝湖》是俄國芭蕾舞經典，聲色藝一流，演黑白天鵝的女舞蹈員年紀挺大了，千錘百煉後歸於平淡，那種優雅的意味恐怕年輕的後輩表達不出來。

筆者見識有限，但覺得《天鵝湖》是將人類體型之美發揮到極致的一個舞劇。場上衆多白天鵝，都是露肩背短裙，整個身體只有中間一個小部分被巧妙地遮蔽起來。正因為有中間部分的遮蔽，讓未被遮蔽的那些部分更顯得惹眼。肩背線條之美，從脖頸一直延伸到兩臂、手腕、手指，舞蹈員模仿天鵝的動作，兩臂舒展扭動，盡顯天鵝的優雅高

貴。為了讓大腿部分露得更多，服裝設計者特地將短裙的裙裾撐開來，成一平面，如此大腿的線條又與平撐的短裙形成一種巧妙對照。

至於男舞蹈員，上身服飾各不相同，但下身一例緊身長褲，將大腿肌肉線條盡可能完美地展示出來，甚至下身部分的突起，也特意加以強調。整個人剛勁幹練，舞姿幅度大，彈跳輕盈，看上去充滿力的美感。筆者認為，直到芭蕾舞《天鵝湖》，才將人類的形體之美淋漓盡致地展示出來。天鵝的優美身姿、閒雅體態，恰好讓女性溫柔纖細的一面得到呈現；天鵝內在的羞怯、徬徨、掙扎，都通過豐富的舞蹈語言表現出來。赤裸的手臂可以生動模仿天鵝的翅膀動作，一時高昂一時低垂的脖頸，又盡顯高貴含蓄的情態。

男舞蹈員在舞台上奔放自如，隨著節奏強勁的音樂而跳躍旋轉，渾身像有使不完的

力氣，他又象徵人類追逐人生目標的那種堅忍不拔、樂觀而自信的生命態度。

看一次芭蕾舞《天鵝湖》，可以說是是一次美感的豐收，多方面（舞蹈、音樂、燈光、美術等）、多層次（形體美、舞姿美、節奏美、協調美等），從頭到尾美不勝收。

如果我們發自內心喜歡欣賞女性的溫柔美、男性的陽剛美，那就證明，我們對美的需求是來自本性的，既然本性有對美的追求，我們為什麼要壓抑它呢？讓它自然地得到滿足，有什麼不好？

不可否認，藝術美有其階級性，但藝術美更根本的是人性，生活中處處有美，因為生活是人創造的，人有在生活中享受美的天賦性情，人本身就是美的產物。經數萬年進化演變出來的人的身體，本身就是大自然的最優作品，人是美的，人的生活也應該充美感，作為生活昇華的藝術，更應該以美感為標準，這是千年不易的道理。

雄雞一唱天下白

于永軍



丁酉年是雞年。雞者，吉也。雞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是吉祥之物。我們的先民們，很早就把雞視為指引曙光的「陽鳥」、「天雞」。《淮南子》中說：「雞知將旦，鵲知夜半。」李賀的「雄雞一唱天下白」，王安石的「聞道雞鳴見日升」，表達的皆是此意。蓋因雞叫三遍，太陽便出來，雞叫預示着黑暗即將過去、光明就要到來，雞乃光明使者、吉祥化身。因此，「雄雞一唱」也成了世上的最吉音。

朱元璋有首《詠雞詩》，如是寫道：「雞叫一聲撒一撒，雞叫兩聲撒兩撒。三聲喚出扶桑日，掃退殘星與曉月。」就前兩句而言，該詩與愛新覺羅，弘曆的「一片兩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似在伯仲之間，但後兩句卻豹尾大撇，肆意張揚着當上天子的威風。毛澤東一九五〇年國慶觀劇時，適逢柳亞子先生詩興大發即席賦《浣溪沙·和柳亞子先生》。在與老先生唱和中，先用「長夜難明赤縣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億不團圓」作上片，追溯了中國苦難的昨天；又以「雄雞一唱天下白，萬方樂奏有于闐，詩人興會更無前」作下片，寓意了新中國成立後光明的景象，字裏行間，讓人彷彿觸摸到新中國強勁的時代脈搏。

在中國古代，沒有報時的鐘表，人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以天亮作為一天勞作的開始，而何時天亮卻是由公雞報曉來決定的。人們之所以信賴公雞，是因為公雞有勤奮、準確、認真負責的信德，報時從不會出錯。訓詁書《爾雅翼》稱雞有五德：「首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敵前敢鬥者，勇也；得食相告者，仁也；鳴不失時者，信也



▲西雞窗花剪紙圖案

網絡圖片

。」故，人們不但在過年時剪雞，而且也把新年首日定為雞日，賦予了神聖的寓意。《韓詩外傳》記，戰國時有個叫田饒的人，因追隨魯哀公很久不見重用，故意拿雞說事，一天他對魯哀公說：「雞有文、武、勇、仁、信五德，而您卻每天吃它，這是為什麼？因為它從來就在您眼前啊。天鵝沒有這五德，您卻很看重它，因為它從來離您很遠啊。」一番話說得魯哀公生了共鳴，很快重用了他。《晉書·祖逖傳》中有個故事更著名：少年祖逖和劉琨，每日聞雞起舞，苦練武藝，以備報效國家，最後功成名就流芳百世。就這兩個故事分析，誠然個人的心智和奮鬥是內因，但也得益於借助了「雞」這個好的外因。倘若換了其他動物，恐怕就難以奏效。

雞作為人類飼養最普遍的家禽，自然最接地氣，最能具體反映百姓生活的安寧與祥和。《易林》中就有「巽為雞

，雞鳴時節，家樂無憂」的說法。而陶淵明的《歸園田居》說「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顧況的《過山農家》說「板橋人渡泉聲，茅簷日午雞鳴」，梅堯臣的《武陵行》描「遙聞雞大音，漸悟人煙邇」，常建的《燕居》寫「遠與市朝隔，日間雞大深」，雞都成了構劃田園風光景物的基本意象之一。而孟浩然的「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過故人莊》），則把「故人具雞黍」作為了真摯友情的襯托。由是，自然又讓人聯想起了《詩經》中那句「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想起了曹操的《蒿裏》那句「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

《太平御覽》中有個觀點：「黃帝之時，以鳳為雞。」鳳是神化的動物，雞乃凡鳥，將二者相提並論，似乎有點牽強，但人們偏偏時常將雞與鳳凰相聯。比如說身份高貴的人落了雞，是「拔了毛的鳳凰不如雞」；說才德卑下的人佔居高位，是「雞棲鳳巢」；形容好東西實便宜了，是「拿着鳳凰當雞賣」。還有，形容一個人本性難移，是「雞怎麼變也成不了鳳凰」，等等。這些比喻寓意明瞭，對雞不無貶意。

不過，雞有時也會出彩。《戰國策》中策士說服大王，就借用了雞：「寧為雞口，不為牛後。」它與民間那個「寧當雞頭，不當鳳尾」如出一轍。雞口、雞頭，指的是可以自主的小局面，牛後、鳳尾指的是聽命於人的大範圍。宋人鮑彪在為此話作註時，同樣讓雞正能量滿滿：「雞口雖小乃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其實，人在許多時候受制於客觀，擔當角色往往身不由己。因而，雞口、雞頭也好，牛後、鳳尾也罷，只要幹得稱職出彩，人生就有價值意義。

相對無言，莫不靜好

張金剛



方。這一幕，生性倔強的兩個人渴盼了多年，可真正彼此近在身旁，卻又相對無言，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五味雜陳。

當年，女兒因執意牽手大地數歲、曾經離異的男友，與母親大吵一番後，決然遠嫁他鄉。雖隔三差五給母親匯錢寄物，卻是一去不回，從此無話。母親暗地用盡各種辦法，了解女兒的境況：經過努力打扮，生活日漸趨好，有了事業，有了孩子，生活幸福美滿。雖急欲探望，可礙於當年二人的決絕，終未成行，相思成疾。

女兒從車站接投奔而來的母親進家，安頓飲食起居；母親從包裹掏出各種家鄉美食，借孫子之口了解生活習慣，二人之間卻一直無話。次日去醫院檢查：一切正常，虛驚一場。女兒望着年過半百、兩鬢染霜的母親，母親望着時值中年、略顯滄桑的女兒，熬了多年的熱淚一時氾濫，緊緊相擁，心牆轟然……這位母親，便是我的岳母。而今母女二人冰釋前隙，雖仍言語甚少，心卻相輔靠近。時間，會沖淡一切，歲月裏的相對無言

，竟將親情濃化得更加刻骨。事行至此，莫不靜好。

遠在老家的父母，因腿腳不便留在了山村。每次回家探望，父母皆各忙各自，彼此無話。父親，在院內一聲不響地磨他的鐮刀，修他的農具，或翻翻閒書、拉拉胡琴；母親，在屋裏默不作聲地忙活一頓家宴，洗刷一盆碗筷，或縫補衣物、整理土炕。閒下來了，二老常常或躺或坐在炕上，一齊樂呵呵地看着難得團聚的兒輩孫輩們在屋裏活潑打鬧，或者就安靜地發呆，相伴的只有電視的聲音，還有家貓的呼嚕。

曾問二老：「怎麼不說話？」母親笑笑：「結婚五十年，該說的都說得差不多了，有啥可說的。」雖相對無言，卻心生默契，相互攙扶照顧日夜。天涼，母親只要一聲咳嗽，父親便起身倒熱水；天熱，母親擦一把汗，父親便遞上蒲扇。父親下地回家，母親如掐着點兒一般準時將飯菜擺上桌；父親嘆一聲累，母親便倒上一杯酒，二人交替端杯共飲……這一切，不用言語，已成慣然。很是羨慕父母相濡以沫的平凡生活，我和妻子亦無言效仿，將日子過得如白開水一般，樸素、平淡。

與一位「女閨密」，相識已數年有餘，因欣賞彼此的率真、淡然與才情而成為摯友。平日裏由於忙於工作、生活，鮮有機會見

面相聚，電話也很少。即使在朋友圈，也是閒暇之餘默默關注，從不評論，甚至讀也少點，可彼此的行蹤、心情都有掌握，很是明了。偶在路上或群裏邂逅，總是先從最近的動態引入，短暫閒聊生活態度之後，便不再多言，彼此揮手再見。

曾遇波折而心生鬱悶，約她出來喝杯咖啡；我幾句傾訴，她幾句開導，便靜坐在悠揚的音樂裏。咖啡的苦澀幽香，縷縷縈繞；秋陽的靜謐熨帖，絲絲沁心。咖啡，喝了，又續上；直至心緒釋然，才起身別過。平時互不打擾，彼此心有不快，或心情不錯，或只因好久不見，皆會相約小聚。在臨街的玻璃窗內，點兩個小菜，倒兩杯清酒，互斟碰飲，互不言語。只想如此感受好友的存在，待時光悄然滑過，沉澱一生知己。

即便素昧平生的陌生人，因某種機緣巧合，共處一室，共乘一車，共進一餐，共赴一程，甚至相向而坐，卻因彼此不識，相對無言。我頗喜歡這種氛圍，且悄悄觀察對方，記住對方的模樣，珍存這份偶然邂逅的美好與擦肩而過的緣分。

兩相對坐，近在咫尺，卻彼此無言。拋開芥蒂與不投合的志趣，那當是一道和諧共美的人生風景。親人、愛人、朋友，甚至陌生人，相處到相對無言，當是人生一大樂事，莫不靜好！